

鷺峯林學士文集

廿七之八

太政官文庫		
和書門	三二〇四三	一〇五
類	號	冊
	函	架

内閣文庫		
和書	三二〇四三	一〇五
類	號	冊
	函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043
冊數	105 (13)	
函號	205	160

共四卷



同
406

鷲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書一

獻水戸君書

恕再拜頓首奉獻水戸府君閣下仄聞管內無恙府
中無恙至祝珍重辱賜手書被問僕采薪之憂平復
否且賜放鷹所獲之陽鳥一隻方今偶在封域施政
撫民庶務之繁貴慮之及僕可喜可懼手書以添陋
室之光如待玉座之側陽鳥以分官厨之供不慣腐
儒之腸厚於齊宣使醫之問重於魯繆鼎肉之餽言

鷲峰文集

卷二十七

之不盡謝而有餘前回鮭魚之贈僕及賤息小姪共蒙惻惠鄭重多幸登時僕疾未愈一手湯藥先嘗且修國史姪猶幼稚故不能往謝留後之人不堪屏營之至頃間有无妄之喜時時赴史館纔視編集之事然猶未能專用力于此加旃脚力未健登營遲滯是以頻辱高問彌負禮辭多罪多罪仰冀諒恕今夏所賜健筆弘文學士院五名欲刻板以爲扁額然慮損手澤裝潢之以爲一軸而別摸臨一通命剖劂氏豈圖望請以來未累年而至願早遂其健筆藏于家

塾爲子孫之鴻寶其所摸者掛于牀壁以爲賓客之壯觀尺璧猶輕鎡金不啻抃躍百回舞蹈不足時維坤月六陰競至想像放鷹之遊者常山之蛇化龍戰于野之象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果是治兵振旅之所習乎豈唯是而已哉所謂一遊一豫爲諸侯之度百姓其欣欣然乎唯恨愁預官事難告旬暇不能聞鸞鑣之聲不能見猗歆驕之載身不生翼則不能翱翔于旌畔手拙把毫不能羅縷于楮面聊憑將命之人漏卑懷之萬一恕再拜頓首謹白

乙巳十月上

簡井河牧

昨杏仙席上談及啓蒙後夫八卦兌艮為偶之事據圖見之則兌在西艮在東北不為偶則此誠難解然有愚見請試言之邵子曰震兌橫六卦縱此言圖位也然曰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兌艮為偶而震在東巽在東南則兌居西與震橫而為偶艮居東北與巽縱而為偶然則兌艮為偶者兌為震偶艮為巽偶者乎如此則少女為長男偶少男為長女偶理或然乎不知盛意謂何

辛丑十一月十四日

遺書之後細見邵子說則坎離得位之位謂坎離得先天乾坤之位也然則兌艮得震巽之耦者也余於啓蒙私考既辨之今與河牧論之故再述之

呈井筠牧

古賢有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故自天子至郡邑守長皆無不祀焉國子監以下大則州廟國學小則家塾積几其釋奠釋菜之豐儉可考知之豈唯中華而已哉本朝古昔之盛置先聖先師及九哲像於大學寮春秋二仲釋奠儼然其餘宰府及

諸國亦祭之無不尊崇焉昭晰于國史及延喜式中
葉以來兵革亂世異端塞道儒風衰陵而祭典亦已
矣僅有野州足利塾然近時浮屠預其事則有若無
也頃歲我即罷辱奉 鈞命賜別業之地於江府郭
外上野而建大成殿安聖像及顏曾思孟像陳俎豆
設禮容釋菜者數矣聊擬滄洲精舍以願起聖人之
遺風也方今筑州太守井上君近侍 幕下顯於士
林暇日志於文學有年矣戊子之歲承 旨西赴肥
州長崎港視事偶得先聖銅像於一蘭若明國投化

者而歡之殊甚且求中華良材若干板速畢事歸江
府倩巧匠以其良材營一小宮遷聖像於其內而納
之於書庫中以景仰之其儀制雖有大小之異然倣
即罷別業之模式也歷年而成矣其志可以嘉獎焉
今茲庚寅三月晦招即罷及余函三子使縱觀焉於
是守次肅拜則如對侃侃聞聞於朝廷如陪申申天
天於燕居而想像溫良恭儉讓於上下數千歲之間
所謂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沒知天地
之終者乎誰不恭敬乎誰不望而畏乎古人見遺書

蘇州文集

卷二十七

四

手澤猶有感發况於拜肖像乎嗚呼自家而國而天下推小以至大則庶幾太守之志彌勤而不已曾聞張橫渠先生欲驗井田法於一鄉以及天下也太守其可不思之乎
庚寅四月二日

寄加藤君

今日春信應佳招殊被勞迎送於拙多謝夜闌歸遲彼母雖有倚門之望余乃喜為有方之遊想夫殘菊滴研朱之露浪花洗塞胸之霧月明繼秋日之短燈火對夜更之永而遷史佔畢讀過吳世家逮於齊魯

燕殆至於蔡陳乎先日所約之四書說統欲附春信達於床下及發忽忙忘了頗為遺念今渡與所送之奚奴暇日見此序可以知明朝學術之變態序中所云晉江者虛齋也姚江者陽明也二溪者龍溪近溪乎其餘不及枚舉焉今晚訪笠間主打話有周易魯論訓點之事戍刻之後歸去彼席及公之背語者數回就聞富貴不處貧賤不去之辨論猶未一決誠是講磨討論之詳者也豈執拗固爭之謂乎緒餘附後信草草不乙
丁酉季秋望

蘇明文集

卷二十一

七

謝勿齋藤君

余去歲罹災逢喪寓別墅者半歲餘勿齋藤君不辭
路程之遠頻繁來勞之以慰幽鬱者數矣自非其志
鄭重則何以如此哉就思君之於余輩雖有良賤之
殊然有通家之契我先考官遊年久故幸被識於故
左典廐而蒙吏部少卿之眷遇而與君交際相厚君
待先考以師禮故能接余輩且延及春信然則彼此
三世之交豈尋常哉丁酉正月之望君退公直過
先考環堵談及太史公之畫不覺日之暮秉燭相對

君感彼老而猶勤先考喜君學而不倦逮深更而去
未數日江城大火君館罹池魚先考及余宅皆災避
移別墅未幾先考易簣豈圖望日之會為終天之訣
其後君每遇余輩常言之無不嘆息自非追慕之深
則何以如此哉今茲孟陬二十三日先考小祥忌也
余輩夙興詣墳墓歸拜神主與函三弟相對相泣時
君賜使价被寄哀詩一篇其序有云去歲欲唱紉謳
然災後事故紛擾有心而不果今追憶不已故云爾
其詩始言先考博聞強記興起斯文末言花落雲愁

其離恨與東海共深自非志之所之深切則何以如
 此哉讀之感君之情以增余之悲欲和之以謝焉然
 喪中不作詩之戒者君所素聞也故使春信代余以
 賦之時有待於列者難之曰親喪三年者中華之古
 制也國俗以一年為限今既除之何為不默而言乎
 余答曰丙申季春喪母未周歲有重喪今除之則怙
 恃之服數有未滿也此一條頃日與君相議以決之
 則君不必咎之汝其勿訝焉春信既淨書和詩而欲
 以呈上之余亦記件件以附其使獻之唯是尋常底

平話勿以文章見之然所言雖不短非韻語則不負
 其所戒乎君以謂何他日面會願聞細評戊戌孟春下旬

寄勿齋藤君

信音隔旬殆似踈濶前日寄語於讀耕生承聞十三
 日佳招延及他日之事得其旨也就知其與居平穩
 喜新築安坐余亦無它莫介於懷也抑朔日相見於
 營中以來有日日欲往賀新館以觀其締構之意然
 二日是先妣忌日也三日應笠間主之呼會加作州
 於彼席屢入君之事四日有故訪姻族於山手五日

有約赴江子中宅六日赴福地山城主留別之饗筵
七日有立詮例月詩會之事八日隨源吏部之招隔
年晤語昨日朝問前橋羽林之病夕叩太田備牧別
墅以適日歸其城也紛擾如此雖有妨於居業然皆
是交際之道無奈之何而已今日是開禮記講筵諸
生請益者或其留及熹微乎彼此遲引不知謂何故
聊告件件以解之伏冀亮恕一兩日之間將企跬步
唯恐君之他適而空歸且慮華第有賓筵之設也願
被示間暇之日惟所期望也讀耕生上梁文協盛意

否余亦欲裁拙語以擬雀賀然彼既言之長也說之
詳也故不贅焉是月之望筮間主相約引我可過作
州之宅然未決定也若果然則君亦來會於彼乎前
日所借之老子諺解二冊頃日寫了今返納之此是
異教之書雖非余所尊信然亡父偶蒙台命而所
纂抄也家本罹災幸因君所曾寫以得其手澤之所
存多謝多謝特維陽月純陰用事連日風雨順序自
齋 戊戌十月

簡寄藤勿齋

前宵函三席上連床之話不覺更闌一昨夜井河牧
席聞伶人之部曲以歎古風猶存且君之所知東儀
氏伯氏歌關雎他伶吹簫笛箏篋以應其節奏遙想
洋洋盈耳之遺音在于今日也加作州同坐武杏仙
未至君以雁北羽州之喪不來會焉主人屢及君之
事以爲遺念固是雅興之一欠事也羽州於余雖其
交不睦然相識既久前年被或人誘以應其招且其
采地遠州懸川往還數回再宿其城下驛舍則彼是
非無哀悼之意况於君有外家之好乎昨日既投帛

狀於松伊州有答書曰比及終俗忌之喪可隨君以
來訊云云十二日作州之會君往則余亦赴焉若延
及他日亦是在君之意而已餘付面展不宣

戊戌十一月七日

簡藤勿齋

今朝讀耕子應嘉招敲高館乃傳一語定知啓達抑
今度春信嬰痘平生士林交際之間親切問尋無如
君之鄭重者或自枉駕或寄折簡或賜佳肴其餘一
兩輩使份荐至者雖匪無之然猶未能自來焉是知

卷二十一
七

君之厚情不尋常也。想夫滿城濟濟，余所相識，雖不
 少然，在春信則識韓之幸，以君為第一。是知君之勞
 心者，良有以也。夫瘧者，人之大疫，無男女長幼，無尊
 卑上下，不能免而死亡之所繫也。誰不焦思乎？
 今幸平易快復，我儕所喜，何以加之？君其料察焉。彼
 瘧既落，痂然猶未至，還元則自往謝者，猶及踰月之
 久乎？如余則即日不可不詣床下，以報悃篤之萬一。
 然癰痛猶殘，膿瀝稍穢，故未登一營。且如貴介執政
 之贈肴，賜使猶未往謝焉。故遲怠涉日，君其亮恕之。

比及來月上浣，則癰可全愈，必往啓拙情而已。書不
 盡言，意長楮短，姑茲不乙。
 戊戌十一月二十七日

寄謝藤勿齋

疇昔高招治具，倍常悃篤之情。筆舌何罄，庭徑散步
 鬱懷，忽消早梅之含蕾感。一陽之既復也，喬松之不
 易色，知歲寒而後凋也。近而三緣山之岑蔚，遠而東
 海萬里之波瀾，可以振衣於此，可以濯足於彼。唯恨
 冬日之短，將以燭繼晷，而以一宵之話代十年之畫。
 豈圖俄有執政之簡，呼而更僕未到，借步卒輿，予以

被送遣我也公私之取捨雖謝而有餘然棗龜之遺
念誠不易言也到彼館有示論一條而後談中華本
朝之事而接遇不薄及戍之半而歸宅雖有再叩高
門之志無奈路程之不邇也就啓義兒容貌之不凡
進退之中節入小學之年漸近而入大學之齡可期
望焉聞既有讀書之志可以感之可以喜之君之乃
祖勇雄冠一時而武名播三韓君繼其芳塵且加以
學問一張弛文武之道不可不兼備焉是余所以
爲義兒規祝其遠大也武經七書正義一部謹進呈

之兵家之書車載斗量然以七書爲最也入武學者
無不攬之猶儒家於四書六經也七書之行於世每
家無不有之每人無不讀之然則今所進呈雖贅疣
然寸丹之素志冀其笑納惟幸十一日加作州之行
可被枉駕於蓬華勿必失約所待在茲不宣

戊戌十一月八日

簡藤勿齋

望之前日佳招清話以掃鬱懷况入浴之絮既除一
身之垢穢稍覺方寸之清淨唯恨翌朝登營故告

暇早於尋常然歸家則既三更凡他席之會午後赴
馬日暮去者常也若或乘興談闌則或一更或二更
則主客共無遺憾也唯應君之招則午前至而雖及
三更之後君未曾倦焉我亦不厭歸路之遠者何哉
匪啻無俗塵之妨在席則晤晤琅璅以論古今之得
失步庭則多景悅目而催風雅之興趣豈佗席酒茶
漫言之比哉就告所讀通鑑綱目第五卷以短日故
雖未終卷然推而廣之則關涉甚大也大書之嚴明
也分註之精要也書法之締密也發明之雄辨也六

經之外有益於學者無過於此書抑自元封元年至
天漢二年所記若干條所褒者少而所貶者多所謂
華袞之榮蕭斧之誅其斷出自文公之筆也是知周
末至五季千歲數百年之權度在文公之心謂之續
春秋者宜哉君其著眼於此君之讀此書既逾一基
然猶未終前漢之半縱雖經數歲莫半途而廢焉春
信對讀亦是一幸也勸金節亦以無忌唯期爲君爲
二三子要覓其全部了畢之功而已仲秋既望之詩
卷各押印既成茲以呈之不宣
庚子十月中旬旬

呈藤勿齋

疇昔以官事無盭不能請牀下速成之半而罷故爲
末至相如亦不能也河牧席上聞足下今日有官召
而登一營料識賜赴石州之暇若然則欣幸何以加
之想像邑里之士民隔二十霜暑而謁見則和樂以
迎之足下豈不動喜色哉及詣先考墳墓則哀慕之
切可有戚容也一悲一歡計會於方寸者必矣在我
則祝陸海千里之平穩以待來春歸鞍之速而已發
軫在來月中未之間乎願得不他適之告以慶賀之

且述別情也若有餘暇而寄駕於草廬則刻日而俟
焉忍冬酒壺隨在投之一啜之際耐秋夜之冷則何
必忍冬而已哉呵呵餘事附面展不宣 壬寅之秋

寄藤勿齋

分袂八旬望雲於西方面頭千里通潮於東海向者
寄尺鯉今聞其不沒大水而躍於君之墨池邊具得
其報晤語惟同惟恨隔清容頃日每遇井河牧加作
牧無不及君事與靜軒金節遇則以君不同席爲大
欠事途中所詠樂府一章被示之吟玩有餘然海道

五十餘驛自京師以西脩路之間存至之坎兼山之
良想夫氣象萬千何緘繡口哉是不爲也非不能也
之謂乎抑亦秘收于錦囊而括其口乎後便可被寄
之所待在此且石州之景境何不入高吟哉聞熟讀
啓蒙多可多可圖書之數畫卦之妙著策之揲變占
之考解得否先回與河牧談允良爲偶之義余所說
者河牧亦被點頭不知盛意有新得否去月以來山
妻寢病頃日漸快故講筵稍闕明日讀離卦歲將及
暮且有官事則來春坐草比以緜下經也先頃讀

剝卦至碩果不食聊有取於身以碩果名我林嗚呼
我今無父無兄弟如碩果纔殘唯冀一果不食而含
仁生種而成林乃爲一子一姪祝之自作記作歌其
記長而不違寫之其歌錄于別楮呈之君其亮察爲
幸前書被示留洛之日邂逅四明老人今亦及之彼
其當時一高尚也近歲杜門謝客爲君偶開珠扉則
在君亦爲幸乎然彼聞君說道義以爲一生義談則
於彼亦爲幸乎今冬此地一大雪一微雪未至三白
來書曰其上旣頻繁也當遊獵則勝六先驅乎坐靜

窓則飛蟲撩亂乎然溪無戴達郊無林逋則君其誰
 訪誰尋哉門無游楊之立則獨對盈尺之影乎庭有
 松柏之秀則慕康侯之氣象乎定知案頭一卷之書
 食後三盃之酒爐畔七椀之茶為歲寒之三友乎書
 者實是益友也茶亦可無害也唯酒於損益之間不
 可不慎焉嗚呼天府之下都會之地歲末歲甫無貴
 無賤世務多事君所能知也今在閑地橐子置枕於
 泰安以迎春酌花鳥則如縮逍遙園於目下如飛卧
 龍梅於東風如移脩竹齋於窓前如察鳶魚窩於仰

俯而優游以獨樂也然天只在堂以待之細君在閨
 以待之蘭王在門以待之家令處守以待之則君亦
 指此為故鄉乎然則有信美樓之嘆乎唯願君無恙
 我無恙而歸期早至交際不渝以終綱目之殘編而
 為花柳之春遊不宣
 壬寅季冬九日

簡藤勿齋

昨之昨續春秋琅璅葉葉堆堆百倍楓樹之錦繡朱
 墨考正如丹鳳之集如暮鴉之棲且千歲之下似觀
 面漢季之英雄而見鼎足之勢彼攻城野戰之爭者

彷彿暮鴉之群散乎其中武侯忠義正大者依稀楓
葉隨風落池化龍乎文公續獲麟之筆誅賊臣明正
統者希見丹鳳之集乎加旃牀壁管神靈像衣冠儼
然宛然如生亦是我國之龍鳳乎唯期攀其鱗附其
翼而躍伊洛之淵翔梅松之林以見緬自全編功成
也昨如所豫語携慈節而應權門之招二子扁額或
刻雕之或裝飾之貼板以掛於某處某處主人欣然
滿座眾客和樂且各即席應需賦四韻以述景象皆
褒其速成君兼聞此一事而有怡悅之色故粗告之

韓本易大全一冊拙本一校了盛甌還璧不宣

癸卯九月二十七日

簡藤勿齋

昨之昨清話與日共永吾伊和甫相響雖忘宵之短
不迷路之遠就白長嫡者一家之宗而痘疹者百病
之重者也今般明英君藥治不滯快復既安珍重至
祝賀而有餘乃是左右望視盡心之功可謂忠也然
其本是身自慎養不懈之所致也可謂孝也孝者平
生嚴誨之效而忠者多年撫恤之報有孝子有忠士

則何喜加焉至此花木亦欣鳥聲亦樂和氣蒲室壽
酒怡顏抑其此春獨君家之春時維二月陽德大壯
行見士林繁茂成陰結子揚其名高其門寸冊所發
尺牘以展不宣
庚戌之春

謝勿齋君

新鑄七爵頌表函藏使侂齋來奉納 聖堂祭器可
補製法不違何幸加焉可喜可謝乃是君平生尊儒
之効於是彌著且刻名之字畫鮮明永不可漫滅則
豈與尋常納物可同日而語哉况今年偶當 聖誕

之辰來秋釋菜以是供奠夫奠臭者以爵為最為要
則君志之深敬之餘著心之臻于此定知 聖靈昭
鑑餘告使侂猶期明日責臨姑是不備
庚戌之歲

答謝藤勿齋

五朶之雲入手十種之花滿眼遠餘才塢之春近分
芝園之芳孰視則每花有感杜若以寫君之情乎苜
蒲以引叟之年乎白蕙之潔以慕賢者之遺愛乎薔
薇之錦以催我子之歸裝乎金錢之富欲贍家之貧
乎華鬢之垂欲換頭之簪乎風車之輾增遊蝶之輦

乎有明之照磨玉兔之鏡乎木瓜之投永以為好耻
無瓊瑤之報芍藥之贈豈傲溱洧之譖哉寓宰相之
統群僚之意乎於我不當然小塾之中教生徒聊亦
髮髻乎呵呵捧腹且添以乾雉一雙不時之珍以充
晚炊之一味多幸多幸二荒之便置郵日至贛子安
穩勿勞盛慮不宣 辛亥之夏

簡藤勿齋

疇昔貴臨數品之花一器之茶厚惠多多偶會執政
有枉駕之告東龜遺念時執政來過監視殿屋修

葺示諭諸吏太丁寧也乃喜儒風之末光未消先考
之餘慶聊存而非微身拙陋之所致也事出倉卒無
他物之營唯有二椀之薦乃是君之所攜也自非生
平交際之深切則豈適當良時之稀如此哉謝而有
餘穎陳難罄熟視所攜之花則鄴村殘英可以延衰
暮之年水中仙子可以凌前池之波山茶兩種白以
分士峯之雪紅以添夕陽之影一瓶之內情景兼備
爰知歲寒之盟無渝共迎陽氣之復野狍二生留談
與賤息相對共以君之早去為一闕事而已就白稚

孫始謁執政威儀進退惟謹無失愛孫之癖無敢隱
焉餘附會面恐懼不宣 甲寅仲冬二十一日

荅勿齋君

雪後晴景可愛可吟今朝踈懶未得一句偶有瓊篇
之寄固是起予者也想像昨夜流水堂邊卧龍梅下
所謂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者兼備二
難也拙和漫呈唇邊草草運筆之間來使勞待宥恕
惟幸 乙卯鵬九

追啓昨日求放心齋沒後初忌日追懷不已誅一篇

遣相州刺史豫與君及此事故稟本附來使

立春翌日簡藤勿齋

今日不應佳招遺念不少齡老路遠畏寒非無謂然
豈不羞踈懶之癖哉昨朝冬去雖迎春年猶在卯未
爲辰月猶在丑未建寅就想接清容可隔年月雖似
遠然計日則纔半旬而已不亦近乎世間歲末紛擾
君獨催雅會不審傍聞者以爲風流乎以爲奇異乎
吁彼爲彼我爲我何介於心哉余亦閑居校書之外
無他不知外邊之奔走而獨樂而不顧衆之笑呵呵

想像之餘云云及此侍史手龜草草不宜 乙卯之冬

呈璧陰軒主

春雨蕭然無人之問偶有一篇一簡之投視其一篇則被和勝澄歲日詩之佳作也君常無公務之暇況於歲初多事之間乎其厚情不易言焉任來旨點改數字呈之待淨書之來而投勝澄則如鶯兒之弄柳如胡蝶之吸花也開其一簡則曰見勝澄詩追懷函三子不覺淚之落如今日之雨嗚呼去者日踈人世皆然君獨不歎觸物就事屢及函三今春以有官

事雖省慶禮亦既訪勝澄而今所示小引一簡眷眷之情出於中心見於紙上豈其淺淺哉不堪感荷謝而有餘唯願使勝澄成長不辱所生而報君之深志不乖其所祝也情長筆短餘附面陳不宜 癸卯孟春十一日

答江土牧君

昨得佳什一篇於家兒之手忽覺十里之香入三間之茅方池之清洗老眼之睇嘉賞之餘投酬和二篇今又寄雙鯉之尺素傳殘鶯之丁寧幸甚幸甚且辱今月既望之招與家兒携手聞清話必不失約也就

想君生於累世士林曾祖勇猛載在口碑乃祖勤勞
舉世所知也十餘年以前余始見君於顯考之第時
猶寸松之萌出今既踰弱冠克家騰茂雖耻余蒲柳
之質規祝君有棟梁之容唯冀少壯之年自戒自慎
夙夜勿懈而不墜家風以揚聲價余之於君顯微不
齊然交通之累不可緘口若不捨卑言則千慮之一
得乎不宜 乙卯四月

答江土牧

華緘入手感刻鄭重昨辱嘉招毛錯兼備園池洗暑

山亭生涼欲叙靜話彼是齟齬棗龜早催遺念維多
今晨欲述謝語早枉价使老懶之踈不堪報愧所約
拙詩一章敲推未了添回簡以呈之餘情練漉非面
難罄草草不宜 乙卯之夏

答江土牧

尺鯉躍來引園池之水洗溽暑暫忘了煩歎且被添
四韻和章拭目讀之情景兼備彷彿復遊高亭聽清
話就想當時武林之輩間見有絕句之作至四韻則
幾希感賞感賞自今朝校書猶未安處草草不盡無

詠惟幸 乙卯之夏

復官津城主

前頃蒙示鳳凰畫齋事其時水戸相公在放鷹場二
三日前歸府即以門人啓達其旨齋詞成與不成雖
不可測畫軸留而不返則想失相公領之乎邇日定
知可有答詞若其間余執謁則可固請焉時維歲暮
嚴寒動靜安穩否余老衰加以姪喪冀其憐察向者
被惠佳作二首以此便漫和錄別楮餘期來春忍忍
不乙 丙辰臘十八日

答藤孟幹所寄落花詩書

疇昔被示落花一律再三佳復稍覺句意共佳就中
領聯著意推敲讀之有味第七句所謂世上榮枯渾
若此乃是尋常之話以東風夢覺亦邯鄲結之恰好
就想非少壯之人語其無流連般樂之耽而有見解
卓識之趣則遠大可以期焉請試論之人生百年如
一夢過然則日用之云為皆是夢也果其為夢則善
不善不可必擇乎不然若其所為之事或善則夢亦
可吉或不善則夢亦可凶周禮所占曰正夢曰覺夢

者雖聖賢亦可有焉凡所思念必見於夢所思有善
惡而夢吉凶可受可贈豈不慎之哉今感落花二句
於言詩則無異論若做平生工夫去則恐有高而無
實之偏見乎嗚呼道如行遠必自邇如登高必自卑
詩者志之所之其所志不離道由道言詩則其志自
正而夢亦正矣君天性篤實其所學不躡等然云云
如此聊述防微杜漸之懷而已勿訝為幸不宣

丁巳三月二十一日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七終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書二

謝石丈山贈古今議論參一部

天野氏兄弟東歸時所寄之尺牘頃日相達就知春
初有風恙甚勞瞻望想早可平復祝祝且被贈古今
議論參全部伍拾陸身是我家所未藏之書也開卷
顧其為書則明儒林德謀所纂也舉六綱領以評古
今之事曰天官曰輿地曰國本曰國勢曰經籍曰職
官徧考四庫之篇而擇取先賢之格論簡而易見公

而不私善哉夫日月星辰皆天也草木山川皆地也
仰觀俯察開物成務之道無先於此祥瑞禍福之兆
無不見於此天官輿地不可不論焉夫婦者人倫之
始也父子者人倫之本也本立而道生自身而家而
國而天下故立后定儲者人君之大事也夏之興有
塗山周之盛有任姒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召公迎
子釗以奉顧命其本堅者可以觀焉小弁怨而忝離
降內嬖爭而尸虫出劉氏殆危于呂雉李氏將殲于
武嬰其本不堅者豈不戒之乎國本不可不論焉弱

不可以敵強小不可以敵大然三仁去而殷墟二老
歸而周熾漢有三傑而興焉楚失一范而滅焉所謂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國勢不可不論焉書契成以來
聖賢之治教無不依經籍如三墳五典者先於唐虞
則雖禹稷皋陶豈不讀書哉我夫子刪述六經垂憲
萬世世表道微諸子百家競起而后邪徒竊假我名
私崇其教故李耳之書亦謂之經相多之文亦謂之
經亦謂之典久假而不反邪正相混薰蕕同器豈不
辨之乎經籍不可不論焉三公論道為四海之師六

卿分職預萬機之政一日不可忽焉知子之所言仲尼之所問者姑舍是九官備而亮天功者所以虞舜之無為也六官分而掌政教者所以周室之制禮也後世或戚家秉權或翟瑜臨朝或宦官專政而大臣辱死將帥失威賢臣放逐者歷代不可枚舉也任官不得其人則法令不行法令不行則國何以安哉職官不可不論焉太史公謂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宜哉此言也今此書論天官者不求於乾坤陰陽之外則造端於易者乎地理之志始于禹貢則其託始於

書者乎春秋道名分則其論國本者取正於此乎昔聖王巡守陳觀列國詩以黜陟之其治亂正邪於此而顯所以季札聞其詩知其風也然則論國勢者求義於此乎立官設職無詳於周禮者其得要於此乎其所據本者良有以也若使德謀聞之其為我解願乎某平生讀書常要末之於六經豈唯此書而已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說約也是我之所慕也不知盛意以為如何唐太宗以荀悅漢紀賜李大亮史臣以為義談也以萬乘之尊其恩賜不在奇貨

珍寶而在，一部之書，其意深哉。今足下者，山中之一
丈夫，清世之一閑人也。而探秘府，遠寄此書，豈徒哉
太宗於大亮者，君臣之際也。足下於我者，朋友之交
也。其分離異其意，相協不堪感荷之。至何以謝之不
永忘焉。且我與德謀異域而同姓，則足下以此爲我
家書者，不亦奇哉。勝楊氏家，冀孔氏家，禽者遠矣。呵
呵來書，被慶舊臘，賜年俸月給，又被述元旦試臺詩
及講書經蔡氏傳事，其欵誠丁寧，非筆舌可殫焉。足
下鷄日佳，什羊日雪，吟先日既見之，可謂絕唱也。官

事適我家事，敦我世事，埋我不覺費日，是以不遑和
焉。亮察惟幸，家弟眼疾比日漸愈，養療不懈，勿勞遐
懷，餘俟後信，不宜。乙酉之春

寄石丈山

前頃所謂岩瀑詩，石出明珠碎，風來縞練翻，可謂佳
聯也。其後以明珠素練爲舊對，故改作之，而被再寄
之。就余請，卽罷問其可否，卽罷所答，件件前書，既詳
之。想夫自天野氏可相達焉，然適日卽罷燕居之暇，
偶閱外菴楊氏病榻手吹載陳希夷瀑布句，曰琉璃

滑處王花飛云云頗覺好句也足下猶若以明珠素
練爲古對而有介於懷則改石出明珠碎爲石出琉
璃滑而可也乎以足下懇請故使余再告之不知以
爲如何不備
甲申十月十日

寄石丈山

杳不聞風聲想起居安泰否頃日杏仙每來無語不
及足下聞其寄書於道安告無它而不勞我心抑山
中奇勝無不思之奈參商相隔何哉今茲中秋涼天
佳月誠是十年以來之絕景也九月十三夜亦然定

知萬里同瞻其襟懷可以料識焉欲見其佳句宜附
後信我輩所吟者旣示杏仙則可達足下也且先是
所求之詩仙并武將贊詞以書生無暇故投贈較遲
無以訝焉今使杏仙謄寫之諭以歸京可入足下之
一覽也夫 本朝歌仙有數既久矣寥寥乎無擬之
者足下生於數百歲之下而隱於茅三間之中始倣
歌仙之數新擇詩仙以後素於壁上其風流匪啻播
于洛中而已延到江城士林之際有圖之者我卽罷
亦畫之於別墅作詩贊之卽今所附杏仙是也加旃

武將之丹青雖追南宮之風雲然其數亦彷彿於詩
 仙則一事之權輿千歲之羨談乎足下比年喜遯辭
 祿解劍買犢雖升降於詩仙堂以忘世慮拋武事然
 唱其名誦其贊則豈不撚充國之髻據伏波之鞍哉
 不知謂何也時維金氣既收朔風初至寒菊傲霜殘
 楓飄庭因想癸未之一遇乙酉之再會共是為冬日
 也今逢其節而望其人於天一方不堪瞻戀之至漫
 綴川八二篇以寓微意其一拘韻律其一用側体倉
 卒之吟雖恥具眼者杏仙既秣馬出輿故不能推敲

鍛鍊唯默稿任筆以代手簡而已幸無以詩看之
 渭北江東雲霧披長風投筆墨淋漓數千百卷讀過
 了三十六仙描得宜往昔先鋒提甲首唯今輕舸逐
 鷓鴣年年須記相逢日菊後橙黃橘綠時
 洛外安窠扁凹凸氣象不凡難唐突風雲草木一山
 川春夏秋冬幾日月唯喜幽處樂釣漁不願朝堂整
 簪笏蒼姬天下八百年誰入首陽採薇蕨
 上澗
 谷石丈山論班班字
 前回被寄手書聞其無恙以堪怡悅且示元且拙詩

之高和舒卷之吟咏之難以閱焉就承二班之班當
 作班今按韻書氏族韻等班班字義異而繫班彪班
 固於班字下誠如來肯然漢書班固叙傳班氏之先
 出自楚令尹子文子文有虎乳事楚人謂虎班子孫
 曰氏焉上林賦所謂斑文七啓所謂拉虎摧斑皆言
 虎文也虎豹之皮也郭璞曰虎毛深者曰斑由是觀
 之則班氏之班元是斑字而虎斑豹斑之義傳寫者
 或通作班故豫章押韻二班與鷓鴣斑雨斑斑通用
 坡翁次豫章此詩韻曰取花只有爛斑曰竹右時窺

一斑吳童謠有班蘭之語或作斑影斑即班字也况
 又孟子所謂頽白者頭半白黑也趙岐謂頽斑也朱
 子從之頽字既有斑字義則班班相通久矣今茲歲
 在攝提而月正亦建寅故余詩曰試論年月共為虎
 一筆文章慕二斑雖本於豫章句然取兩虎之義古
 人有曰斑寅者有曰一斑者皆言虎豹也又包山二
 斑謂蛇虎雉也余詩雖似俳体然所借用不為無據
 乎至若以人名為別訓則王介甫所云李太白柳渾
 青豫章所云潛魚淵明之例不為不多矣不知以為

如何今春年後餘寒殊甚保畚可慎焉此土亦無它
不可勞遐懷也不宜

庚寅仲春下浣

寄石丈山

桃花節前黑川氏之子來府傳足下之語喜聞其興
居安穩而彌馳遐懷之思且被慶家兒春信讀書多
謝多謝余東來既二十年其間偶見兒童頗穎悟者
僅有寫字拔卷則其親朋自負之誇說之及其成長
則多是庸人也今渠雖未及舞勺之年然不爲雕蟲
篆刻之戲而有爲箕爲裘之志嗚呼膝上之愛誰無

之哉譽兒之癖不可不慎之故渠之名未肯謾說人
唯有一門生知之而已今幸被傳聞於足下則咫尺
千里胡越弟兄之謂乎我性不敏多病且出則有
世事埤益而入則有室人徧譴偶休暇則或有門生
之剝啄或有不速之俗客故頃間漸覺氣疲力倦也
唯恐懈於省定也是以教渠未能丁寧也以余即罷
老而猶健故口授之面命之既以讀了五經之半何
喜加之哉亦是所生之恩慈於我不可不思焉庶幾
渠成長而負荷我薪然則有爲有子之榮而莫似無

孫之辱也先是聞足下邇日不涉鴈川不入華洛而
栖遲林丘之下逍遙泉石之間可謂嘉遯也古來欲
休官而未能者或曰吏隱或曰市隱者其心雖難測
知之然豈若林下見一人哉若夫山王不能終於竹
林周顛竊吹于草堂者隱逸之罪人也其餘如樊英
种放等盜虛名而求毀者多多矣如足下退隱已久
而其志益高誰不欣慕乎然古人有言曰大丈夫生
世逐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
哉嗟夫伊呂之勲者不逢湯武則不能成之如箕山

之操者蓋是在我耳豈他求哉唯義之與比而已故
知非樂莘野之耕者不能升而伐桀乎非垂磻溪之
釣者不能鷹揚於牧野乎非進鼓於吳軍者難作五
湖之遊乎非釋耒於隆中者爭谷三顧之諮乎所謂
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乎然當今之世伊呂之勲置而
不論焉箕山之操於足下可以睹焉想夫昔日難波
斬獲之勇誰知今日高尚之事哉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以爲如何曾聞士不忘山林我輩亦雖思之今豈
敢哉數年前既辭列棠陰之廳不預聞浮屠之訟且

朔望之外非有事務則屢不登。營非有招呼則希。赴執政之門其餘侯伯之饗席達官之伴食多是揶揄之則余志可以知焉。然猶交市朝故無奈埋益有家室故不免徧謫。每有暇日唯以講誦爲恒業。故余之不敏而倦疲。雖如向之所言。然往歲既擢朱子蔡氏傳講了詩書。頃年講春秋胡傳。而今僅餘哀公之季年。則竟宴在近而已。本朝振古讀經典。唯用漢唐註疏。耳罕聞就宋儒之說。佔畢終編也。古云女爲悅已者容。故今告足下而已。非敢爲之誇說也。不知

盛意謂何哉。近歲有蠢頑者。借名於王守仁而唱其邪教。以惑蚩蚩之氓。延及士林。誠是當世之一蔽事。而我輩之所憂也。不可不禁遏焉。不可不芟除焉。卽罷書中詳言之。我不贅焉。方今濟濟多士。營下以寧。就中有窺四書六經而尊信程朱之說者。又有聞讀遷固曄之史及溫公通鑑而感歷代治亂之戒者。不亦善乎。閭閻侃侃之言。雖不可及焉。然余輩晤語亦不爲無小補于此乎。又有聚孫吳以下兵家者。流之書而不忘武備者。又有閱李杜蘓黃名家之詩以

言志之所之者又有尋本朝舊紀及倭歌集以籠架而樂之者且每年福州寧波等商舶所載來之群籍無不達於營下之書肆則志于文字者所怡悅不為小乎今春之仲我輩釋菜于聖堂也門生陪侍者多於舊時則期望君子道長而小人道消而已聞足下蹙頞於彼邪教故聊告之以慰焉然時之糝世之態不可量焉况道之興廢在天乎癸未之遇既及一紀乙酉之會漸經十年不知再面在何日也聞其強健則可以喜之第其高齡則可以懼之念茲在茲

不可不保嗇也夕佳父子在府無恙我即罷之舊友其接如水而年相若者唯足下與夕佳耳故每相逢無其言不及足下也時維三月既望日送歸鴈之到洛邊而遙想像花錦之晒春風而已

甲午暮春中浣

又

頃間寄函二書中傳語於余被謝舊臘贈僧都詩就聞足下起居安穩珍重至祝何以加焉又聞京兆前尹讓職於新尹既出洛前尹與足下情交甚篤雖不登粟於監河然有王弘送酒之間前尹視事二十餘

年未聞有謝令推不去之謠則定可遺鄧侯挽不留
之愛雖京童之賤口猶如此則足下分袂之情可以
想像焉又聞宮殿落成新帝踐祚足下雖不預官
事然歌擊壤而山中之睡可牢也嗚呼癸未之歲
先皇登極東使入洛我即罷蒙台命同行余亦從
之始與足下晤語今猶追憶不忘之爾來十有四年
其間世變屈指筭之則不可勝言也就中其大者江
府京洛共遭國哀其在藩屏則尾張亞相越前參議
加賀羽林在郡國則米澤拾遺長門羽林肥後拾遺

阿波拾遺筑前拾遺在權門則古河拾遺佐倉拾遺
阿部對牧館林拾遺皆相繼捐館如源總州松金吾
石殿中監等往昔足下所相交者皆既下世其餘當
時武林得意者歸黃泉者猶多又如近衛前博陸父
子九條前攝政中院內府菊亭右府等朝廷之貴者
爲鬼簿亦多此中其齡高於足下者僅三人何不悲
悼哉唯喜我即罷與足下共康健無恙而雖東西千
里之遠永通燕鴈河鯉之信也方今喜多見氏爲權
監察使赴京洛大坂之間此人與足下舊相識也憑

之欲問平安然環堵無所有纔寄朝鮮畫龍筆一柄
 絲管筆一柄以代木桃李投之而表寸忱便是舊冬
 彼國信使所惠余也因憶癸未之歲贈畫龍筆於詩
 仙堂案時奇之珍之頗有喜色足下曾不誇首級之
 功不屑食祿之多而江山之樂不換千金又不換簪
 裙則尋常之贈物皆擲掄不受者余素知之乃慮向
 所贈之畫龍筆既忝為灞陵舊將者必矣故聊補其
 闕而已若再動喜色則為幸也詩所謂靜女貽彤管
 者士女相說之言所不願也江淹夢中得絲筆者怪

誕之事所不取也錢穆父惠猩毛筆於黃魯直者聊
 彷彿彼此之意歟不知盛意謂何也即罷及西三作
 詩寄之情景相思之趣兼備余亦欲云云則為贅語
 欲緘口則似踈懶故走筆草草莫以文看之噫再會
 何時仰待潮信不宜
 丙申仲春上浣

寄謝石丈山

先頃被寄我先考挽詞一篇展讀嗚咽彌添哀情乃
 向西風吹淚欲望北邙招魂也熟看二十四句則格
 律稍高對偶精密抑起句所謂台岳武夷者非平素

彼此緬懷之久乎其四聯詳述履歷之跡行實之勤
而言弘道於本邦播名於異域其叙事之宜褒賞
之義雖擬詩史換碑碣不亦可乎其次言哀悼之深
追慕之切末句勵箕裘之不懈被寓規祝之趣自非
句意俱到則豈可如此哉唯恐着眼之拙而未協盛
慮也謹置案上以供神主若有精靈則感饗而開顏
於地下乎想先考於足下同甲子而共拜趨於駿
府拍挹於京洛寓會於武城凡前後五十年之舊識
然有平仲久敬之交無耳餘凶終之隔其出處之不

同東西之離索者頗似君實於康節而聊類曾齋於
靜修者乎若失道之行與不行者天也曾聞太公以
伯夷爲義人故曰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先考所以重
足下者其在此乎自今春聞計以來書音洵至或問
罹鬱攸或問葬儀襄事或問遺文編集或問居喪無
恙或問官祿無它或問茅店築成其丁寧懇篤雖同
閉咫尺之者不及此焉就中遺文數冊抄錄被投之
甚有補於編集也先考平生著述數千篇藏在家塾
不幸罹煨燼痛恨有餘偶得舊門生所曾寫者十冊

又乞一貴介之所寫者五冊又搜求所漏災之友古
 堆中而得千餘篇其餘散在四方者無遠無近馳尺
 素求之其自遠方先至者以足下為祖生之鞭嗚呼
 隻字片言在我輩則享之千金况四五冊之多多乎
 不知所以謝焉今年明年之際尋其所未至而補其所
 逸亡而編集功成則可附剞劂氏而通行於世比及
 其時速齋全部以呈於堂下此余之素志也墳墓之
 制神主之式聊倣朱子家禮之法與前喪泣血餘滴
 所記不異而小碑之誌既聞入乙覽故不寫呈焉如

年譜行狀及大碑之事屢蒙盛諭豈可忽之哉譜狀
 草成則可附便風以呈焉如大碑則被告有張燕公
 撰父碑之例又考朱子年譜則有撰其皇考神道碑
 之事然一則李唐名家也一則百世大儒也吾豈敢
 焉猶待其人乎今夏辱賜先考食邑噫先考四代歷
 仕東西驅馳其勞煩不少足下之所知也余無尺寸
 之勤逢庇蔭之幸誠是 大君之鴻恩先考之餘澤
 也不可不畏敬焉頃日小宇漸成自別墅移居然如
 祠堂之制則工匠不知其式余亦未諳其法故欲詳

考以建之故暫俟來茲而已在俗節朔望之奠則今
既行之無敢怠也唯冀守家業講遺經以不墜風聲
也遭喪以來幽鬱無聊久廢筆硯今誦挽詞感皇志
滴淚勉強下字件件代倭字報謝之無以文章看之
若夫不和挽詞者前喪既告其旨故不贅焉丁酉暮秋

谷石丈山

西川氏來府憑高勢州達足下之書展讀而先喜起
居康健就聞友元訪山居偶談前頃官賜法帖有
諸葛武侯隸書足下素好寫隸字故欲借見之幸會

野三竹賜暇將歸洛乃緘封星鳳樓帖一冊以附之
而使傳於足下抑此帖趙宋趙氏曹氏所石刻也其
所采擇始於漢歷魏晉宋齊梁陳以至隋唐合爲十
二帖而武侯黑髮載第一帖中其餘隸字亦有之余
嘗閱趙謙學範曹昭格古論高濂燕間清賞牋陳氏
秘笈考槃餘事皆論星鳳樓帖既聞其名今以官
本有兩部幸得恩賚以爲家珍不妄示人况於出
門外乎唯親炙門生友元等一兩輩見之而已然來
書曰退休之樂唯是讀書隸法耳其懇求之志老而

不倦之勤不堪感刻之至則雖隔五十三驛之遠何不應其請哉嗚呼武侯沒後十有餘年對其手澤則猶見其人所謂千歲有餘情者乎此帖藏官庫既歷幾多年今偶入余手而后得觸足下之眼可謂奇遇也足下所慕豈唯筆跡而已哉可想像其人也然則其書法益進其志氣亦愈高余為足下不惜借之者其微意在茲也足下思之來書又曰西川氏非無賴之人而西歸在近若不拒所請則可附鄂州以授此人然彼未曾一見則不知三竹舊識之親切且其

交際於足下何劣西川氏哉冀其勿訝焉嚮所贈呈之演前二謠甚被褒賞聊得安余心演後二謠既渡與三竹定知與此帖同時傳達之若有所不協盛意則可被示諭歆耳以待之而可改正焉又聞先年所借泣血餘滴可刻梓以行於世使人知儒禮葬法此是我家私儀不足以為人教然足下既云爾則非所可否若果然則先妣事實於卷首而可也事實亦足下寫之否若未寫之則在了的生許可借見之木下願安所知五十川氏亦寫之使安言之則彼乃可投

呈之時維孟冬朔風漸寒順序自齋

戊戌十月下旬

寄石丈山

是月十一莫友元歸家翌朝達去月二十四日草狀件件報復如左

一三竹去月二十一日歸洛即日達余尺牘并後字狀及星鳳樓帖演後三謠謝語丁寧感刻惟幸

一法帖所載隸書聞協盛意有富貧眼之語於余怡悅就想荆璞不逢卞和則永韜光豐劍若無雷煥則不能爲寶今此隸書觸其眼而增聲價可謂奇

遇也昔二陸自吳入洛中其名益振今此一帖自武入洛外其字始顯聊其同日之談乎

一演後三謠甚被褒賞之且曰勝演前謠余心亦然余繼箕業雖有志於作文然近年所爲專在講經故不注心於著述况先考易簣之後既無可乞郢正之人且所讀者喪祭之書而已小祥既除之後偶雖有所作唯唇邊之甲與不及一字鍛鍊則逢此需增愧赧然演前謠既聞稱羨今亦如此是知非余文章之進而六物之奇妙助余筆力乎若不

然則足下其有賤家雞愛野鷺之癖乎此一篇為足下作之則他人之毀譽非所關涉既為足下被善之則於余幸甚何以加之况今世可以語詩文捨足下其誰歟友元談曰前篇四一處士之稱足下謂奇語也其誠然乎今六物既備而足下老於其間則以七一處士為其一號亦可乎二篇淨書今冬來春之交待閑暇日以進呈之其次序以讀耕弟前謠為首余前演次之其次則後謠而後演為尾者如來書及口授友元之言而恰好又聞二

篇所引用故事故語傳達此是容易之事謝語之厚尤為過當且被謝述足下之履歷皆是實錄也無一言之可阿無一字之可飾唯恐拙語不的當焉何為可被慚愧乎蓋其謙退之所託乎

一尺牘一篇如前書所言為他語之證所納於詩仙堂也不必欲勞面簡然久不見盛文若乘興下健筆則所待在茲

一依友元所告而過市原之次被尋改葬亡兒孺子之墓碑然不得鄉道再遊之日可被徃見云云孺

子沒後三十餘年追懷之餘命洛舊宅處守者改葬之築墳立小碑其制皆擬朱子家禮然余未見之故使友元往見之聞其法無違失聊安余心足下往見之日若有所思則告諭爲幸

一泣血餘滴開板之事前書言之既任足下之意則今何贅焉去年居先考喪作日錄號後喪錄祠堂既成之後作祭儀一卷雖欲觸足下之一覽然猶有所欲改正故未脫藁如泣血餘滴則先考一見之足下亦賞之則雖開板亦可無妨乎

一三竹在府來訊時使之見祠堂及文庫相約可詳語足下既被傳聞之趣縷縷細陳甚協余意猶恨不使足下見之竹也今般與讀耕弟迺筒贈答初知彼不之文字可謂奇也

一以前回所官賜之兼金所寫倭書五百餘冊所買唐本殆千冊聊可以補所罹災記其日以告執政今聞此事被賀之可謂懇篤也既併漏災舊本而充棟宇以藏文庫滿架軸軸三竹所面視也先考遺文成冊子者二十冊許一帖一篇片片葉葉

自此自彼群聚者家藏殘稿一文一詩混雜故紙
堆者凡千餘通盈一太箱是亦指示三竹未知語
之否頃間使讀耕弟分類草目錄猶未成焉就中
詩章甚多其分類亦猶不容易故先類聚文集雖
欲速終其功然猶有遺文遺詩分散而未到者且
既來集有重複者有謬誤者有詳略者有脫字者
彼此考讎亦費時日勿訝其晚成也去年足下所
寫寄在遠方為祖鞭前回既謝之今每考遺文與
讀耕屢感歎之

一友元在洛之際屢接芝眉彼人以爲西遊之一樂
足下頃年謝賓客絕俗塵然依余輩之固請以不
拒彼之剝啄且被惡遇故縱觀幽居之勝地細論
詩句之格躰可謂幸也足下書中稱無一事之益
然在彼則可勝十年之書彼性雅淡也是以有慕
高尚之風東歸未幾然相逢者數回所談多是足
下之事也傳語件件悉以相達殆千里面談也然
百聞不如一見彌增瞻望

一友元談及余兩兒事故被寄規祝之語且被示勸

戒之旨不堪感荷之至一見之爲人友元既可告
乏三竹亦相逢焉故不羅縷

一所遣酒因州之封即達之而勿勞心頃日與本豐
州相會於營中談曰足下書自因州達而喜其
無恙乃知彼封中有寄豐州書豐州及石將監高
勞州每相逢無不談足下之事古曰士不忘山林
足下亦雖在山林何必忘山林哉

一去月二十三日友元至山房告東行之暇三竹偶
會述西歸之喜予初相逢足下爲之地可謂良

緣也料知竹者談東武之時粧元者惜足下分袂
之別也其夕何夕足下離一新友而逢一舊友
遐想之則如臨其坐聞彼此所言半是余輩事也
足下其彷彿東遊乎在余輩則三竹西歸附與足
下之所采者可謂好便也友元東行詳得其回東
亦是可謂好便也唯喜西東交際之道所以不永
絕之効於是可見焉

一三冬半過小寒候至山房無恙起居安穩否余輩
亦平安也然出則輿馬唐突入則事務煩繁所羨

山靜如太古日長似少年就祝足下軀壽堅久而
與詩仙共長生也所言雖長情猶不盡筆吏漸倦
姑茲不宣 戊戌十二月十四日

再寄文山

再啓今月十四日武退翁入府得去月二十八日之
書好便連續歡欣有餘星鳳樓一帖緘封返投押印
不遠以入我手所題小絕吟弄數面字少而情多可
以代長篇可以當簡尺也法帖傳達後留之八日何
爲返之神速哉聞好便如退翁者可稀故一日閉戶

開窓臨摸帖中隸書數件既以畢事其老而益勤者
可以嘉尚焉余既不惜官賜之珎不辭千里之遠
而爲足下借之則淹留縱雖踰月隔年何訝之哉今
如此乃知足下之重珎書者不尋常也此地亦偶有
強借書者然或久不返之或損其裝表其甚無賴者
或被汚墨汗或被鼠食破或被火災焚故先考不妄
借於人是以皆稱有惜書之癖也此帖渡與三竹而
達山房而附退翁而回復於此其間併長途往來屈
指筭之則僅三十餘日雖隣里咫尺之近可如此哉

以是告諭門生則可以戒懶可以興志然則教誨之
一端不在此乎書中重褒譽演三謠一篇退翁亦傳
其語周諄鄭重不知所以報之唯恐他後之文筆不
及之而使足下有失言之悔也退翁甚強健因想先
考與足下同甲子而退翁少於此僅一歲禮不云乎
免喪之外見似目瞿者於余豈不思之哉足下其憐
察之前書件件既復故今唯答退翁所傳之書而已
小絕高吟卷舒無措任口和呈云爾
一帖遙應求千里豈惜痛聞說臨墨池分影星與鳳

戊戌十二月十八日

谷石丈山 癸卯孟秋下旬

海潮空通久隔書信神交不變喜聞平安爰得奉
夏二十四莫之書如接芝眉以開茅塞先是每遇
野子苞黑道祐無不及叟之事乎今歸洛定知
談余之所爲也辛丑之歲永伊牧之邂逅去歲加
藤氏之奇逢皆無不歎其高尚無不羨其閑棲其
高尚也余素知焉如在其席其閑棲也余曾見焉
如臨其境且喜與居無他耄期不倦豈不投足素

哉豈不寄詩句乎守往歲之示諭而慮勞酬答也
今見所告之件件不能默止逐一以答之唯以漢
字代俗字而已勿以文看之勿勞再報

一王代一覽新刊早就自割刷氏一部傳達此是雖
應權門之末然我家之敝帚也今因叟之盛舉流
布闔國以傳後世或其為幸乎或其招嘲乎方今
國史殆絕偶存者不行于世則倭字之拙亦於知
事實則為小補乎况其字多以來國無正史而扶
桑略紀亦不為全書其餘演史稗說無所統紀師

鍊釋書專營自家之事而著於國史親房正統記
太簡而疎略是余所以不拒叟之請而刊行也苟
有小補于世則幸亦不可喜焉嘲亦不可厭焉割
刷氏添杜詩絕句一部以寄之先考應叟及子苞
之未題一語以來二十年餘始見刊本非無感懷
嗚呼此一小冊固是騷壇之階梯而學詩之寸鐵
也借叟之言以謝割刷氏

本朝編年續補之事夫及有官命以余微才當
此大任固是螻芥遮車精衛填海之髣髴乎然

寬文三年
續通鑑編補命

哉豈不寄詩句乎守往歲之示諭而慮勞酬答也
今見所告之件件不能默止逐一以答之唯以漢
字代俗字而已勿以文看之勿勞再報

一王代一覽新刊早就自割刷氏一部傳達此是雖
應權門之末然我家之敝帚也今因叟之盛舉流
布闔國以傳後世或其為幸乎或其招嘲乎方今
國史殆絕偶存者不行于世則倭字之拙亦於知
事實則為小補乎况其字多以來國無正史而扶
桑略紀亦不為全書其餘演史稗說無所統紀師

鍊釋書專管自家之事而警於國史親房正統記
太簡而疎略是余所以不拒叟之請而刊行也苟
有小補于世則幸亦不可喜焉嘲亦不可厭焉割
刷氏添杜詩絕句一部以寄之先考應叟及子苞
之求題一語以來二十年餘始見刊本非無感懷
嗚呼此一小冊固是騷壇之階梯而學詩之寸鐵
也借叟之言以謝割刷氏

一本朝編年續補之事去久有官命以余微才當
此大任固是螳斧遮車精衛填海之髣髴乎然

集賢文苑 卷二十一

官命以求遺書，官命以集諸生，官命以供紙筆，官命以備厨具，則積日逾月，經歲或其成功乎？然在起筆之初，則草創亦余討論，亦余脩飾，亦余潤色，亦余豈其容易乎？若過一兩年及半修，則二男及門生等亦窺藩籬乎？今夏日光之大禮，自去歲經營之事畢之後，有法條之損益而營內多務，執政無暇，余亦與聞，是以不遑再命。若夫編集之事，果不廢，則余一生精力盡于茲，鞠躬而瘁，而後已耳。其成與不成者，天也。此事既語于苞，且

告道祐，其尺簡未為反古，則叟其看之，其語欄未為若常，則叟其聞之。若其再命在近，閱其場載其事，則可速告焉。

一聞本朝舊古篇入電曠多幸，多幸曰重寶之物曰近來之奇書曰文路勝許氏千文曰制法押韻恰好其褒賞之過不堪，赧愧且曰世人唯做尋常底看此一篇始成之日，亡弟猶存，頗歎賞之。味刻梓之時，繕寫者數輩，其中子苞頗奇之。金節見之曰：是本朝歷代賦可謂大手筆也。男信欲為之註解。

詩經文苑 卷二十一

余諭之曰王代一覽此是註脚不及新解乎其餘
滔滔者唯馬耳東風而已况於潢城盲聾乎今叟
之所告不待千歲而逢子雲者乎余自年少頗讀
國史二十年前有江上七談之作其後有本朝甲
子會紀之論與晉古篇併看之而以王代一覽考
之則胡氏管見尹氏發明雖不可企及焉至若曾
氏史略潘氏總論顧氏捷錄或庶幾乎七談爲子
苞被借之其心在鏤窠願叟其一覽而決焉
一頃歲杜門謝客爾遠世塵料識煙霞爲兄弟松鹿

爲友群聞加藤氏之所談則其強健壓倒陶貞白
乎見問月臺之扁額則比肩文徵明老筆乎所謂
羸得人間得意人而爲太平之逸民者也前頃講
易至遯卦馳想像之情聞右手稍痛保畜勿怠山
中清閑之樂園中逍遙之趣爲詩爲句乎願一見
以代會面兒輩偶得更句以值金玉若夫被許示
數篇則爲慰爲幸

一余務官事之暇無他講經以勤家業易講既及
半部幸得終編則五經功成而二十年來之志願

足矣七八年之間喪考妣與一弟永訣且幼兒早
夭今春筭女掩粧愁遺拭淚然三子三姪婚嫁未
修無所依賴彼云此云方寸之勞叟其亮察焉執
政不以我爲棄物屢加懇遇故應其招入其門不
采富貴利達聊諷興學之意休日則或遊別墅以
寫情景或携門生以交會友縱雖不能退隱豈可
混浴塵哉雖未能育英才豈倦教授哉嗚呼何時
再會以伸夔積身非鳥則不能飛集潛北之樹身
非魚則不能泳出海東之水情長紙短姑茲不宜

鷺亭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八終

